

# 田横祭海节的民俗文化遗产与变迁

李寒冰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9日

## 摘要

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岛即墨田横祭海节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田横祭海节在当代社会的民俗文化遗产与变迁。祭海节在保持核心仪式结构与符号体系稳定传承的同时, 在仪式空间、组织形态、文化功能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迁, 其变迁动力源于社区内部的调适能力, 以及国家非遗、旅游经济发展与媒体技术的合力塑造。田横祭海节的当代实践是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实现适应性重构的一种传承策略, 其经验为理解民俗文化的当代命运提供了重要个案, 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 关键词

田横祭海节, 民俗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Folk Culture in the Tianheng Sea Festival

Hanbing Li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July 29, 202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e Tianheng Sea Festival in Jimo, Qingda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ing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folk culture of the Tianheng Sea Festival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While maintaining the stable inheritance of the core ritual structure and symbolic system, the Tianheng Sea Festival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ritual spac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cultural function.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se changes stems from the adaptive capacity within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joint shaping of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edia technology.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the Tianheng Sea Festival is a strategy for the adaptive reconfiguration of

文章引用: 李寒冰. 田横祭海节的民俗文化遗产与变迁[J]. 国学, 2026, 14(4): 964-969. DOI: 10.12677/cnc.2026.144136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Its experience provides an important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fate of folk culture and offers beneficial insight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Keywords

Tianheng Sea Festival, Folk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赓续地方文化传统、凝聚社区集体情感的重要资源。马学良先生于1994年提出“海洋民俗”的概念，海洋民俗作为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体系的重要分支，承载着沿海先民适应海洋环境的生存智慧，凝聚着社群的文化认同与精神信仰，在当代非遗保护与海洋文化建设语境下更显其独特价值。

青岛即墨田横半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沿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以渔业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田横祭海节便是当地渔民在长期海洋实践中形成的传统民俗仪式，历经数百年传承，从最初渔民自发的祈福禳灾活动，逐渐发展为集仪式展演、文化交流与社群凝聚于一体的地方性民俗盛典，并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青岛海洋民俗的标志性符号之一。

民俗节庆中仪式内容、仪式场所、仪式功能的变迁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鄂启科(2019)以民族政策为背景对民俗节庆的繁荣发展以及变迁进行分析，为我国传统节庆的保护和传承提出政策路径[1]。周书云、曾国军(2018)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作为最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民族节庆在全球化的冲击中面临变迁与重构[2]。马威(2010)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中国畲乡三月三”为例，观察“三月三”民俗从民俗事项到文化品牌的发展状况，分析嵌入理论视野下的文化变迁，文化如何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被建构[3]。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不断创新与发展，其发展过程展现出明显的文化商品化的倾向。王兆峰、杨译娴(2026)以武夷山区为样本，对当地非遗旅游化的发展水平及组态路径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认为创新主体、旅游拉力、政府推力及资源禀赋在非遗旅游化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4]。董宝玲等学者(2021)指出，非遗的旅游化开发利用是各省实现“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文化和旅游国际竞争力的现实方案[5]。

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大环境下的传承与变迁反映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变化的动态适应过程，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梳理。因此，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关于田横祭海节的文化传承与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其民俗文化的核心传承内容、当代变迁表现以及传承与变迁的动因，为我国民俗节庆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思路。

## 2. 田横祭海节民俗文化的核心传承内容

### 2.1. 祭品体系的符号化传承

祭品的选择与呈现方式能体现一个民俗事象的稳定文化内核。在田横祭海节中，祭品体系并非简单

的物质陈列，而是一套高度符号化、代代相传的象征系统。孙育臣(2022)指出，祭海仪式中重要的工作就是选三牲，即屠宰鸡、鱼和猪，而且必须使用整鸡、整鱼、整猪，以此供奉大海[6]。

整猪作为头等祭品，其处理方式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密码。周甬琴(2011)在其田野调查报告中指出，整猪的选择以黑毛公猪最佳，宰杀后留取脖子上的一撮黑毛，并将红花挂在猪脖子或者猪头上([7], p. 108)。

“披红挂彩”的行为，在现代语境下看似是一种视觉装饰，但其本质是将世俗之物通过红色转化为神圣祭品的过程，是节日的喜庆通过仪式在现代的延续与强化。整鱼是海洋丰饶的直接隐喻，其祭祀逻辑源于古老的“互惠”原则——将最好的渔获奉献给海神，以换取持续的恩赐。公鸡则以其“通灵”、“报晓”的传统文化意象，承担着驱邪引航的功能。这三者的组合，稳定地构成了一个涵盖陆地、海洋和天地沟通的微型宇宙象征体系，表达了渔民对人与自然和谐秩序的祈求。

面塑饽饽，尤其是“寿桃”，是田横祭海节极具地方特色的艺术性祭品。它们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观念与情感的传承。“寿桃”象征着对生命延续与健康长寿的祈愿，其硕大的体量是生活富足的直观表达。在海洋渔民的祭典中保留如此强烈的农耕文化符号，恰恰证明了田横祭海节是胶东地区海陆文化交融的适应性传承。

## 2.2. 仪式流程的结构性稳定与神圣空间的维系

祭海仪式的神圣性与有效性，是通过一系列固定化、序列化的核心环节来构建和维系的。尽管祭海日期已被固定为公历3月18日，但在村落内部，选择黄道吉日进行核心家庭祭祀的意识依然存在，这体现了传统时间观在现代社会下的韧性。

田横祭海节的祭海仪式，是通过一系列固定化、序列化的核心环节来构建和维系的。金婷(2012)将祭海仪式归纳为列船、摆贡、祭奠、唱戏和聚餐四个环节[8]。祭海仪式中的集体性体现在两个历久弥坚的层面：一是以家庭或渔船为基本单位。无论是过去的“上网节”还是今天的“祭海节”，以“家”或“船”为单元准备祭品、参与仪式的传统从未改变。这使得祭海节不仅仅是抽象的公共活动，更是与每个生产单元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实践，是其生命力的社会基础。二是村落层面的集体认同。即使节庆规模扩大至全镇、全市，对于周戈庄、黄龙庄等具体村落而言，祭海仍是本村重要的年度公共事务之一。这种以村落为边界的集体参与，持续地生产和维护着地方社区的内部凝聚力与认同感。

## 3. 田横祭海节民俗文化的当代变迁表现

### 3.1. 仪式空间的扩展与符号化

田横祭海节的当代变迁，首先直观地体现在其仪式空间的物理转换与符号意义的重新编码上。这一过程不仅是活动地点的简单搬迁，更是其文化功能从内向的社区信仰实践转向外向的公共文化展演的关键标志。

传统的祭海活动具有鲜明的分散性和社区内敛性。在早期“上网节”阶段，祭祀活动多是各家各户渔民，以家族或船组为单位陆续找当地老先生“查好日子”，仪式多在船头、家庭等私人或半私人空间进行，时间也不统一。随着节庆的发展，其空间经历了显著的集中化、公开化与舞台化进程：1996年，周戈庄村将上网时间统一为3月18日[9]，仪式活动开始向村庄公共空间集中，使之成为周戈庄村全体渔民的公共性事务。为了迎合观光需求，政府精心策划，设置了集中的祭海典礼区、龙王庙与妈祖庙并立的信仰展示区、文艺表演区、商贸一条街等，空间布局呈现出清晰的功能分区，服务于游客的观看与消费。特别是黄龙庄等新会场的开辟，更是节庆产业化发展下仪式空间的主动扩张与复制。2002年重建龙王庙及2004年增建妈祖庙，是空间符号化的点睛之笔，妈祖庙的建立，旨在吸引南方游客，体现了为扩大影响力而人为建构信仰景观的努力，庙宇不再仅仅是信仰的寄托，更成为旅游动线上的重要景点和地

域文化的视觉符号([7], pp. 107~109)。

祭品摆供从早期“四十几只船和四十几只猪”的规模([7], pp. 108), 发展到在龙王庙前整齐排列数十张供桌的宏大场面。这种集中陈列本身就成为一道壮观的风景区。同时, 新增的“香饽饽面塑大赛”等环节, 更直接地将祭品制作引向了公开的技艺比拼与艺术展示, 进一步刺激了其视觉表现力的发展。祭品清单中加入了水果、蛋糕、糖果等, 以及寓意“财源广进”的、口中含币的金蟾面塑。这反映了祭海节祈福内涵的扩展, 从单纯的航海安全、渔获丰收, 延伸到对普遍性财富与世俗幸福的追求, 祭品也随之成为这些多元化愿望的视觉符号。

### 3.2. 组织形态与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田横祭海节的变迁核心在于其社会关系的重构, 这集中体现在组织权力的转移与参与群体的扩张上。节庆从一个由血缘、地缘纽带维系的社区内部事务, 演变为一个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构建的公共文化事件。

1949年~1995年, 渔民在周戈庄村“两委”牵头组织下集体上网, 并举行“渔业上网誓师大会”, 1996年上网(祭海)时间统一固定为3月18日。这标志着祭海活动从分散的民间习俗向村落集体公共事务的转型, 组织化、规范化程度初步提升。2004年, 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统筹指导下, 第一届田横祭海节顺利举办。政府角色从幕后走向台前, 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策划、包装与推广。2006年, 政府提出“一年一祭、三年一节, 官办示范、民办主体, 高点定位、持续发展”的办节思路, 试图在政府主导与各方参与之间寻求平衡[10]。

随着组织形态的变迁, 祭海节的参与主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扩容, 从一个封闭的渔民社群仪式演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多元文化场域。参与祭海的渔民群体本身已发生变化。随着近海渔业资源衰退与产业结构调整, 参与主体从传统的出海捕捞渔民, 扩展到从事海水养殖、水产加工的人员, 甚至是非渔业的本地村民。祭祀对象从龙王变为财神, 正是这一从业结构变化的直接反映。游客成为当下数量庞大的参与群体, 他们是节庆服务的核心对象, 并直接影响了节庆的呈现方式, 使祭海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旅游节庆”。在节庆催生下, 祭海节产生了巨大的“节庆经济”。周边及外来的商贩组成临时市场; 企业通过赞助冠名深度嵌入, 如雪花啤酒、即发集团等, 其商业行为成为节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记者、摄影师、民俗学者、草根研究者等群体的到来, 不仅扩大了节庆的知名度, 更通过他们的记录、研究和传播, 参与了对“田横祭海节”这一文化品牌的知识生产与意义赋予。

### 3.3. 文化功能的拓展与转向

传统的祭海节功能纯粹而单一, 即通过祭祀海神(龙王)来祈求航海平安、渔业丰收, 这是一种基于对海洋的敬畏和依赖而产生的精神祈福与风险规避行为。然而, 这一核心功能在当代发生了剧烈的扩容与复合。

祭海节本身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文化展示与传承功能被空前强化。政府与社区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展示地方民俗的窗口, 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与公开展示。同时, 引入京剧、秧歌、吴桥杂技等非本地原生的“民俗”活动,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功能的创造性扩容, 旨在丰富节庆内容, 满足更广泛人群的观赏需求。崔凤、于家宁(2021)指出, 政府的支持为祭海节的生存和保护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以及更广阔的空间[11]。节庆时间的固定化、延长化, 以及空间的舞台化, 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适应和吸引游客, 使其休闲娱乐功能取代原始的祈福功能, 占据主导地位。

与功能复合化相伴的, 是节庆社会功能的根本性转向, 即从对内维系社区认同转向对外塑造区域形象。宋宁而、范晴(2013)对此明确指出, 现在祭海节的功能主要在于娱乐大众[12]。在传统阶段, 祭海节是渔民社群内部的“通过仪式”, 从“周戈庄上网节”到“田横祭海节”的更名, 意味着祭海节从一村

之俗提升为一镇之名片。祭海节被明确用于打造“鲜美田横”渔乡民宿品牌，推动“田横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它不再仅仅是渔民的活动，而是成为了整个田横区域发展旅游经济、吸引投资、提升知名度的核心文化符号。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本地渔民仍有参与，但节庆的服务对象已从社区内部转向外部游客与投资者。

## 4. 传承与变迁的动因分析

### 4.1. 内部动因：社区的调适能力

老一辈是祭海节“地方性知识”的活态载体。他们记忆中关于“会首”组织、各自查“好日子”上网、第一网鱼敬献龙王等细节，构成了祭海节深厚的历史纵深和文化独特性。这种知识是无法被外部力量简单复制或替代的。老一辈对变迁的感受是复杂且深刻的。这种情感本身，正是一种朴素的文化主体性意识的体现，他们对过度商业化和外来文化侵蚀抱有本能的警惕。

与老一辈的坚守形成呼应甚至张力的是，年轻一代对传统并非全盘接收，而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和利益诉求，进行选择接受与适应性重构，这是文化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关键。从信仰实践到文化认同与经济机遇的角度来看，年轻一代对海神的虔诚信仰可能相对淡化，但他们依然参与祭海节。他们可能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来记录和传播祭海节，用新的媒介形式延续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他们将祭海节视为一个发展平台。例如，参与“香饽饽面塑大赛”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一种个人才华的展示和竞技；经营“渔乡民宿”品牌，是将传统的渔家生活资源转化为现代旅游消费产品。这些行为都在实质上拓展了祭海节的文化功能与经济功能。

### 4.2. 外部动力：国家、市场与技术的合力塑造

祭海节先后于 2006 年和 2008 年入选山东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国家级非遗”身份的获得，使其从一种地方性民俗跃升为国家层面予以认可和保护的文化遗产。这一身份直接带来了政策倾斜、财政资金支持和项目扶持，为节庆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政府提出的“一年一祭、三年一节，官办示范、民办主体，高点定位、持续发展”的办节思路，正是非遗保护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针的地方实践。金婷(2012)注意到，2008、2010 年两届祭海节由渔民自己承办，真正实现了还节于民，但是民间自办的祭海节在规模上无法与政府承办的相比[13]。

在非遗机制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上，旅游经济的需求成为推动田横祭海节变迁的驱动力，非遗旅游化实现了其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关键一跃。在这一思路下，祭海节的仪式、符号、氛围都被视为可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其核心目标转向吸引游客、刺激消费。商业广告嵌入节庆空间，成为新的景观。祭海节催生了包括餐饮、住宿、特产销售在内的完整消费链，实现了从“文化节”到“经济节”的转变。面塑、渔家生活体验等都被包装成可供消费的商品或项目，文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为经济交易。

现代媒体技术作为国家意志与市场诉求的传导器和放大器，极大地改变了祭海节的传播范围、呈现方式乃至其自身的文化属性。媒体报道是祭海节走向全国的关键。媒体的大规模、集中式报道，迅速将其从地方性事件提升为全国性的文化新闻，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客流和声望。为了适应媒体的传播需求，尤其是摄影和摄像的视觉逻辑，祭海节的呈现方式愈发视觉化、奇观化。祭品的精美装饰、场面的宏大整齐、色彩的鲜对比被空前强调，因为这些都是极具传播力的视觉符号。祭海节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被观看”而设计的，其现场体验越来越接近于一场“媒介事件”。

## 5. 结语

本研究以青岛即墨田横祭海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仪式实践、组织形态、文化功能等多个维度的

系统剖析,揭示了这一拥有五百余年历史的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中所经历的深刻传承与变迁。研究表明,田横祭海节是一个在内外动力交织作用下不断进行调适与再创造的“活态”文化进程。

田横祭海节的个案,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其成功经验在于,它展示了在“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协作模式下,传统文化如何借助外部资源重获生机,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然而,这一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对文化内涵的稀释,外部话语对内部意义的覆盖,以及社区主体性在民俗节庆中的弱化风险,都是亟待反思的问题。

展望未来,田横祭海节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发展中维系其内在的文化凝聚力。保护不应是将其封存于博物馆,而是要在动态发展中,找到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内部传承与外部需求的创造性平衡点。其核心或许在于,尊重社区的文化主体地位,让祭海节不仅是一张闪亮的“地方名片”,更能持续作为滋养当地民众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的“活水源头”。

## 参考文献

- [1] 鄂启科. 贵州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变迁与重构[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12): 114-120.
- [2] 周书云, 曾国军. 地方性变迁: 顺德“饮灯酒”民俗节庆重构[J]. 美食研究, 2018, 35(3): 5-10.
- [3] 马威. 嵌入理论视野下的民俗节庆变迁——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中国畲乡三月三”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 31(2): 38-43.
- [4] 王兆峰, 杨译娴. 武陵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旅游化多元组态路径[J]. 旅游学刊, 2026, 41(4): 126-145.
- [5] 董宝玲, 白凯, 杜涛, 等. 非遗商品的旅游化开发利用指标体系建构与测量[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9(6): 75-85.
- [6] 孙育臣. 青岛市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海祭研究[J]. 文化产业, 2022(16): 131-133.
- [7] 周甬琴. 寻找传承与变迁中的民俗文化——即墨田横祭海节田野调查报告[J]. 电影评介, 2011(3): 107-109.
- [8] 金婷. 以周戈庄祭海节为例看海洋风俗的继承与发展[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2): 77-79.
- [9] 马光亭. 现代时间制度: 理解非遗项目生产的一个角度——以青岛田横祭海节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41(10): 39-47.
- [10] 郝志刚. 海洋民俗文化节庆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以田横祭海节为例[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2021, 41(4): 103-109.
- [11] 崔凤, 于家宁. 还节于民与还俗于民: 对田横祭海仪式节庆化的思考[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2): 43-49.
- [12] 宋宁而, 范晴. 胶东祭海仪式变迁——以田横镇黄龙庄祭海节为例[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3, 30(6): 15-20.
- [13] 金婷. 浅谈田横岛祭海节的文化品牌构建与运转[J].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 13(1): 18-19.